

朱清时

主 编

李传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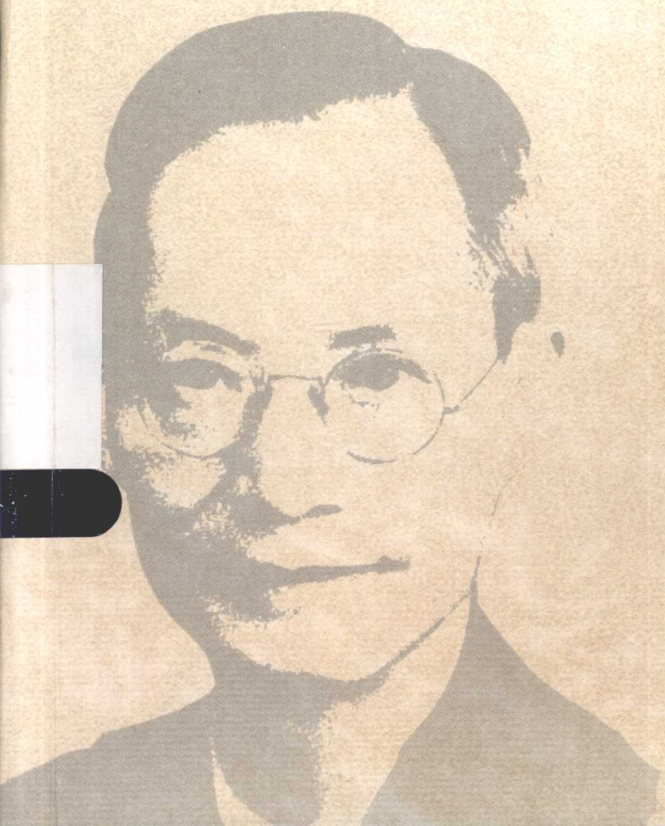
执行主编

现代大学校长文丛

蒋传麟

卷

常河 编



AP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清时 主 编
传玺 执行主编

现代大学校长文丛

蒋梦麟

卷

常河 编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现代大学校长文丛·蒋梦麟卷 / 常河编.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5

ISBN 978-7-5336-8111-1

I. ①现… II. ①常… III. ①高等教育—中国—文集

IV. ①G64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10974 号

现代大学校长文丛·蒋梦麟卷

XIANDAI DAXUE XIAOZHANG WENCONG JIANG MENG LIN JUAN

出 版 人:郑 可

质量总监:张丹飞

策划统筹:王 骏 钱 江

责任编辑:李桂荣

装帧设计:阮 娟

技术编辑:王 琳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 址:合肥市经开区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编:230601

网 址:<http://www.ahep.com.cn>

营销电话:(0551)63683011,63683013

排 版: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合肥中德印刷培训中心印刷厂

开 本:720×960 1/16

印 张:18.5

字 数:270 千字

版 次: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3.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总序

一

我们似乎不应该忘记一个日子。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初六,那是一个血雨腥风的日子,戊戌变法失败了。一边是慈禧再度“训政”,一边是废黜光绪,废除新政,对倡导变法维新人士进行大搜捕、大屠杀。其中独有一项“成果”经过一个老人的巧妙运作保留了下来,那人是时任管学大臣的孙家鼐,那“成果”便是京师大学堂。

也许是经过变法者心血与鲜血的滋润,这粒中国现代教育的种子开始了它的倔强生长。

至1949年,中国现代教育体系包括大学教育体系以及它的格局、架构已基本形成。

由此,人们常常发问:

那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时期,朝代更迭,袁氏复辟,走马灯式的北洋政府;军阀割据,连年混战,人民水深火热几不聊生;外敌入侵,十四年抗战,虽取得胜利,接踵的又是国共内战。如此时空背景,常常使课堂里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可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中国现代大学教育却能够生长,且健全了各门类基础学科,诞生了一批名校,培养出了惠及后世的大量杰出人才,在教学相长过程中走出了大批大师

级的教育家、科学家、思想家。为什么？

钱学森先生曾这样发问。

每个人一说到中国现代大学教育时，总会想到蔡元培先生，总会想到西南联大，更会这样发问。

二

2010年3月14日下午，首都机场。全国两会结束，各地的政协委员返程。全国政协委员，曾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时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的朱清时先生正坐在过道边的椅子上。那段时间，他是热门人物，一直被媒体包围着，此刻他好像很累很疲倦，但仍有记者不停地同他说着教育的热点话题。作为安徽政协委员向中央报送信息的联络员李传玺也站在旁边听，并不时对朱清时先生切中肯綮的评论报以由衷的赞美。

“你是哪家报社的？”朱校长问李传玺。

《江淮时报》副总编常河先生站在旁边，向朱校长介绍了李。

“噢，你研究胡适啊，我对30年代那批大师，尤其是那批大师级的教育家非常佩服。”

这句话也埋下了一粒种子。

2012年初，时在安徽教育出版社就职的王骏先生询问李传玺，今年有没有好的选题。

李传玺的脑子里突然闪现出了在首都机场与朱清时校长谈话的画面，以及朱先生最后的那句话。何不请朱清时先生担纲编选一套现代大学校长文丛？王骏向社领导做了汇报，很快得到了同意。可朱清时校长能同意么？初春的一个下午，李传玺拨通了朱清时校长的电话，虽然天气不热，却紧张得一手心汗。没想到朱校长听完了介绍后，欣然同意。

于是有了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套书。

让我们倾听一下那些大师们的声音。声音都不是那种激昂慷慨式的，很平和，却更入灵魂。

蔡元培先生：“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

张伯苓先生：“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允公是大公，而不是小公，小公只不过是本位主义而已，算不得什么公了。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教人，发扬集体的爱国思想，消灭自私的本位主义”，“允能者，是要做到最能，要建设现代化国家，要有现代化的科学才能……不仅要求具备现代化的理论才能，而且要具有实际工作的能力”。

蒋梦麟先生：“大学者，为研究高等学科而设”，“学校之惟一生命在学术事业”，“研究学术而有所顾忌，则真理不明”，“界以学术自由之权，所以求思想与学术自由之发展，不受外力阻挠也”。

梅贻琦先生：“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新民之大业，非旦夕可期也，既非旦夕可期，则与此种事业最有关系之大学教育，与从事于此种教育之人，其所以自处之地位，势不能不超越几分现实；其注意之所集中，势不能为一时一地之所限止；其所期望之成就，势不能为若干可以计日而待之近功。”

胡适先生：“学术的发达，人才是第一要件。我们必须集中第一流的人才，替他们造成最适宜的工作条件，使他们可以自己做研究，使他们可以替全国训练将来的师资和工作人员”，“只有在自由独立原则之下，才能有高价值的创造”，“‘自由’是学校给予师生的，‘独立’则为创造的”。

竺可桢先生：“科学精神就是求真，要‘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这就是说，只求真理，不管个人的利害”，“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单是博学、审问还不

够,必须审思熟虑,自出心裁,独著只眼,来研辨是非得失”。

.....

不需要再引了,读着这些话,如果你是一个教育工作者,也许自会得出本文开篇所提疑问的答案。即使不是,你也会强烈感受到一个真正教育家的教育胸怀。此书还选收了大量大师们其他方面的论文甚至美文,任何一个读者都可以从中充分领略到大师们多面的风采。

李传玺

2015年3月

目 录 |

导读

- 1 科学之精神 社会之自觉
——不该被忽视的北大校长蒋梦麟

第一辑 教育要义

- 11 教育与职业
- 13 职业界之人才问题为教育界所当注意者
- 16 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
- 25 高等学术为教育学之基础
- 28 历史教授革新之研究
- 38 个人之价值与教育之关系
- 40 和平与教育
- 48 建设新国家之教育观念
- 54 个性主义与个人主义
- 56 今后世界教育之趋势
- 59 进化社会的人格教育
- 61 职业教育与自动主义
- 63 世界大战后吾国教育之注重点
- 69 杜威之道德教育
- 75 改变人生的态度
- 79 何谓新思想
- 83 社会运动与教育
- 88 新文化的怒潮
- 91 托尔斯泰的人生观

- 96 新旧与调和
99 为什么要教育
101 知识阶级的责任问题
105 儿童心理

第二辑 大学精神

- 119 北大之精神
121 北京大学新组织
123 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
130 北京大学开学演说词
132 北京大学二十三周年纪念日演说词
135 本校全体教职员呈总统文
139 北京大学第二十五年成立纪念日演说词
140 为北大念五周年纪念事致学生干事会书
142 北京大学开学词
144 蔡先生不朽
146 试为蔡先生写一篇简照
148 战后北大方针
151 学潮后青年心理的态度及利导方法
155 北大学生林德扬的自杀
157 这是菌的生长呢还是笋的生长
162 学生自治
——在北京高等师范演说

第三辑 信札演说

- 167 致胡适等人书札(十八封)
180 配司泰洛齐生辰凯善西泰奈工业教

	育之演说
183	初到北京大学时在学生欢迎会中之演说
185	什么是教育的出产品 ——上海学术讲演之一部分
191	教育思想的根本改革 ——在第二师范演讲
195	奥斯朋先生在北大讲演致词及结词
196	临别赠言
197	甲部预科二年级恳亲大会演说词
198	北大化学会成立大会演说词
199	临别赠言
200	哲学系一九二八级友会演说词

第四辑 西潮新潮

203	现代世界中的中国
211	忆孟真
214	西潮(摘录)

科学之精神 社会之自觉

——不该被忽视的北大校长蒋梦麟

常 河

提及中国高等教育，不能不提及北京大学；提及北京大学，不能不提及中国大学校长“第一人”蔡元培。蔡元培以其人格魅力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为北大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引领中国的高等教育在短短数十年中与世界一流国家相媲美。可以说，没有蔡元培就没有后来的北大。

北京大学校史研究专家、北大教授陈平原说：“在历史学家笔下，蔡元培的意义被无限夸大，以至于无意中压抑了其他同样功不可没的校长。”陈先生这样说，丝毫没有贬低蔡元培对北大贡献的意思，也无意撼动蔡元培在北大历史上的地位，他的个中之意是指不该因此无视或轻视其他校长，比如执掌北大时间最长的校长蒋梦麟。然而 1988 年北大 90 周年校庆时，曾出版过一本《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希望“以此来纪念北京大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和贡献”，但其中没有收入蒋梦麟。直到 1998 年，北大百年校庆时，此书重新修订出版，

才加入了有关蒋梦麟的文章。难怪有研究者抱怨：“前两年北大校庆，居然很少见到蒋梦麟的名字。”

陈平原为此深表不平：“很可惜，在大量有关北大的出版物上，蒋校长的地位相当尴尬……校方组织撰写的校史中，称蒋梦麟为‘典型的国民党新官僚’，‘在北大是不得人心的’。”

蔡元培自己曾说过：“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蔡校长在职而不在校期间，代为处理行政事务的，经常是蒋梦麟。除了长期担任总务长，蒋梦麟曾三度代行校长职权，以致当时就有人评价：“这五六年来北大校长，与其说是蔡元培，不如说是蒋梦麟。”

我们不妨试想，以蒋梦麟长北大之长，倘若在任上对蔡元培树立的北大办学理念做较大的改动，甚至全盘否定，是否还有北大的辉煌？

1930年12月，蒋梦麟在辞去教育部长职务后，正式出任北大校长，此后直到抗战胜利，15年间，他始终是北大的行政负责人。从1919年到1926年，他曾三度代行校长职权，且长期担任总务长，实际主持校务工作，是蔡元培的得力助手。在此期间，他一方面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同时，针对这两种著名“精神特点”所产生的“纪律弛，群治弛”两个缺点，致力于“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

正是借助蒋梦麟这一办学思路，北大的教学和科研即使在风雨飘摇的战乱年代也有稳步上升，实为一大奇迹。蒋梦麟自己说：“从民国十九年到民国二十六年的7年内，我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漩涡的北大，已经逐渐变为学术中心了。”

在某次北大周年纪念时，同为著名教育家的傅斯年在演讲中称：“孟邻（蒋梦麟字）先生学问比不上子民（蔡元培字）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同时他说自己学问比不上胡适，办事却比胡适高明。蒋梦

麟听后笑言：“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功臣自然值得尊重，但“功狗”绝不该被忽视。事实上，当一个决策出台之后，最重要的就是执行层的执行力和恒久力，这恰恰是蒋梦麟对北大最大的贡献：坚韧、宽容、坚定，既富有理想主义，又具有现实主义的乐观和实在。毫不夸张地说，无论在中国教育史上还是北大历史上，蒋梦麟都是一位居功至伟、不该被忽视和漠视的大师，一位具有担当精神的教育学家。

这位乐意承认为“北大功狗”的校长，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甘于担当和对人才的引进。上任之初，他即叮嘱文、法、理三学院的院长：“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放手做去，向全国挑选教授与研究的人才。”对此，蒋梦麟先生颇为得意地说自己平生做事全凭“三子”：以孔子做人，以老子处世，以鬼子办事。所谓鬼子者，洋鬼子也，指以科学务实的精神办事。一直与蒋梦麟过从甚密的胡适由衷地赞扬蒋梦麟是一位“有魄力、有担当”的校长。

北大经费困难时，作为校长的蒋梦麟鼓励众人：“至少也要维持北大的生命，决不让他中断。”北大召开教职员全体大会，议决若政府不兑现拨款，则关门了事，蒋梦麟沉痛发言：“如果主张关门，自无用说；若大家仍要维持，我虽则能力已尽，但是为着本校的维持，我仍旧愿负这责任，虽生死以之可也。”

仅此，蒋梦麟是“‘典型的国民党新官僚’，‘在北大是不得人心的’”的说法就是毫无根据且不值一驳的。

1886年，蒋梦麟出生在浙江余姚蒋村一个小康之家。自幼在旧式家塾中启蒙，11岁时被父亲送到离村约40里的绍兴府，进中西学堂。在这里，他知道了地球是圆的，而不是平的；雷不是雷神击鼓所生，而是“阴电和阳电撞击的结果”。也是在这里，他遇到了对他一生有重要

影响的蔡元培。蒋梦麟入学第二年的秋天，蔡元培辞去翰林院编修的官职，回到故乡绍兴，应知府之邀出任中西学堂监督。20多年后，蔡元培因五四运动而辞去北大校长之职南下。骑虎难下之际，蔡元培采纳其同乡，时任北京医专校长的汤尔和的建议，让早年的学生蒋梦麟先返京代其掌校。

蒋梦麟于1908年自费去美国，先后在加州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求学，主修教育，最后获得博士学位。在哥大期间，他结识了考取庚款赴美求学的胡适，他们都师从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此后，两人私交甚笃，在后来蒋梦麟主政北大期间，胡适一直是他的重要合作者。

在美国留学的9年里，蒋梦麟深刻体会到“对本国文化的了解愈深，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愈易”。这种思想直接影响到他日后在北大的学科布局。上世纪20年代，他代理北大校务，十分重视中西结合、文理贯通。要求入外文系者须有国文功底；入国文系者需有外文成绩。把《科学概论》作为所有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理科各系则把国文作为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

1927年，蒋梦麟先任浙江临时政治会议委员兼秘书长，后改任浙江大学校长。1928年，他接替蔡元培出任国民政府大学学院院长，同年，大学院改为教育部，蒋梦麟也就成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部长。

蒋梦麟素来重视教育之普及，很早就提出要随时随地推行义务教育以促进社会之进化；随时随地扩充职业教育、补习教育以增加经济之能率；推行大学及专门教育，以养成社会进化增加经济能力的领袖人物。根据这些原则，蒋梦麟当然格外重视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普及，总是期待更多的年轻人有深造的机会。

1911年之前，中国人自办的大学只有四所，1916年全国专科以上的学校86所。为了鼓励国人重视教育，1922年颁布的新学制规定单

设一科的学校也可称为某科大学，于是引起专门学校的“升格运动”。此后，国立大学迅速增加，私立大学也大幅度地扩容。这些学校的设立，对于缓解青年学生的升学压力固然有好处，然而由于大学增幅太快，合格教师不多，教育质量低下，设备简陋，内部管理混乱，良莠不齐，一些大学甚至成了不良者谋财的工具。

蒋梦麟在教育部长任内最值得称道的一件事情就是制定并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取消单科大学的设置，规定大学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八大学院，凡具备三个以上学院者，始得称大学。不合这些条件者，为独立学院。对于那些无良的私立大学，蒋梦麟也以铁腕手段加以整顿，或取缔，或警告。于是从根本上遏制住滥设大学及以教育谋取不义之财的现象。这些措施，基本对乱象林立的大学进行了优化和梳理。

在蒋梦麟看来，所谓现代教育，就是自19世纪科学发达以来，以科学为基础、为内容的教育，故而离开科学就不能言教育；同时，现代教育的关键在于如何培养学生对社会的认知与责任心，故而离开社会则不能言教育，舍弃个人则更不能言教育。盖个人为教育之体，社会为教育之用，两者兼则教育之体用备。那么怎样才能达到体用兼备的目的呢？蒋梦麟认为关键之点就是要培养“科学之精神”、“社会之自觉”的社会共识。由此，蒋梦麟强调所谓现代教育的真谛只有两个：（一）要将所有的学生培养成活泼的个人，而不应该使他成为一个曲背近视的人，要享受学习过程的快乐而不是将接受教育视为一种被动的痛苦过程；（二）要将学生培养成能独立思考、改良社会的人，而不是将学生改造成仅仅适应社会的顺民。人人谋社会之改良，社会才能进步，人类才能发展。蒋梦麟又将这两点概括为“能思”和“能行”。所谓能思，就是要养成清楚的头脑，并由肝胆说出其思想，不可照抄别人的成语，更不可唯唯诺诺地随人之后讲胡话；所谓能行，就是做事要有担

当，把肩膀直起来，万斤肩仔我来当。夫如是，始能增进文化，生出新思想。

有专家分析，民国大学校长基本沿袭的是西方的大学理念，大致可分为三种：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走的是英国大学的路线，注重大学人格的培养和绅士精神的养成；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似乎更倾向于把大学定位为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是在德国大学路线基础上的“中体西用”；清华大学的梅贻琦、南开大学的张伯苓更愿意将大学定位为研究学问和培养社会急需人才的基地，借用的是美国大学的套路。

蒋梦麟是在美国留学并潜移默化地接受了美国大学的教义，但这绝不意味着他和蔡元培在管理、创造、养成大学气质上的分歧。事实上，在执掌北大后，蒋梦麟“蔡规蒋随”，一方面尽可能继承蔡元培时代的办学思路，最大化地保留北大养成的气质，同时，又对原有的体制做了调整。比如，把学术和事务划分开来，强调层层分工、各司其职，校长的权限有所增强。

“教授治校”是蔡元培的主张，而蒋梦麟明确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方针。这可谓蒋梦麟在北大期间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校务会议为学校最高权力机关。针对教授兼职过多的现象，他实行教授专任制度，提高专任教授待遇，规定在他校兼课者薪金较专任者少，兼课时数较多者，则改为讲师。同时改变过去教授第二年续聘后无任期限制的办法，规定新教授初聘订约一年，续聘订约两年。

从“教授治校”到“校长治校”，再加上辞旧聘新，打破终身教授，蒋梦麟被一些北大教授批评为“门户之见”，甚至“独裁”。这也成为蒋梦麟日后被诟病攻讦的把柄。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马勇认为：“蒋梦麟重掌北大，确实是把校长的

权力用得淋漓尽致，但他受过西方民主训练，骨子里有民主意识。正是这原因，虽然是校长治校，但没有走向校长独裁，他建立的是一个有效率的行政体制。”

教授不再治校，会有更多精力投注于科研和教学，教授的地位并不因此而降低。在很多人的记忆中，20世纪30年代北大教授依旧受校方极高礼遇。钱穆回忆道：“在北大任教，有与燕京一特异之点。各学系有一休息室，系主任即在此办公。一助教常驻室中。系中各教师，上堂前后，得在此休息。初到，即有一校役捧上热毛巾擦脸，又泡热茶一杯。上堂时，有人持粉笔盒送上讲堂。退课后，热毛巾热茶依旧，使人有中国传统导师之感。”

马勇在研究了北大的历史后发现，“蒋梦麟来了之后，经过一年多的调整，新北大的气象就出来了，建了新图书馆、新宿舍”。结果，“这七年之中，蒋和他的团队把握着北大的航向，为后来的西南联大，为后来的北大辉煌，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那么，蒋梦麟的教育思想到底是什么？

蒋梦麟在教育上的主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基本方面：本位主义，即要培养活泼的个人，强调发展学生的个性、兴趣和特长，以形成其自主自动的能力、完善的道德和人格；平民主义，即要培养能改良社会的个人，倡导平民主义，主张加强公民训练以养成平民政治之精神；实用主义，即职业教育，主张以高等专业教育培养工业社会的领袖，以职业教育造就工业社会的良匠，增强其经济之能力；科学主义，即主张义务教育，以此来培植科学的精神，掌握准确的知识，养成精确的思维。蒋梦麟的这些教育主张，体现了他的教育哲学思想，至今看来仍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合理性和较强的现实针对性，仍然不失其科学价值和积极意义。

蒋梦麟在《个性主义与个人主义》一文中指出，个人主义是“使个